

关于为何迷上天文学,金克木自己有两个说法。其中一个出自《遗憾》:“于是想起了看《相对论ABC》迷上天文学夜观星象的我。那时我二十几岁,已来北京,曾经和一个朋友拿着小望远镜在北海公园看星。”文中提到的《相对论ABC》,当为罗素的著作(The ABC of Relativity),首版于1925年。王刚森将其译为中文,

分为上、下两册,世界书局于1929年和1930年印行。据后文可知,金克木对天文学产生兴趣是在1933年,其他他刚刚读完英文原本《麦克斐教师传》,初步领略了英文之妙,不知是否有能力阅读罗素介绍新科学成果的英文原作,或许翻看的是王刚森译本。

这个看书迷上天文学的说法,金克木只在上述文章中提过一次,没有其他证据支持,无法展开讨论。他的另一个说法,提及了相关线索,搜求起来就方便多了。这个另外的说法出自《译匠天缘》:“偶然在天津《益世报》副刊上看到一篇文,谈天文,说观星,署名‘沙玄’。我写封信去,请他继续谈下去。编者马彦祥加上题目《从天上掉下来的信》,刊登出

来……那位作者后来果然在开明书店出了书,题为《秋之星》,署名赵辜怀。想不到从此我对天文发生了浓厚兴趣,到图书馆借书看。”

查天津《益世报》,署名沙玄的文章数量不少,多数与天文有关。1933

## 金克木是怎么迷上天文学的?

黄德海

年6月22日,该报“语林”版刊出沙玄的“谈天杂录”专栏,发文两篇,其一“只知天文不知地理”标明“代序”,可见是专栏开篇。此后又于6月24日、6月25日陆续刊发他的三篇谈天文章,最后一篇文末注“暂告段落”。

过了一个多月,该报同版又开始刊载他的“谈天杂录续”,8月27日刊之一、之二,8月28日刊之三,8月30日刊之四,9月1日刊之五,“之五”文末署“暂结”。此外,8月15日和16日,沙玄还在该报开过一个“说地”专栏,也是刊文五篇,未标“暂结”而止。

《译匠天缘》里既然说,“我写封信去,请他继续谈下去”,猜测应该是金克木看到“谈天杂录”栏目“暂告段落”或“暂结”之后

写的信。文中又言,“编者马彦祥加上题目《从天上掉下来的信》,刊登出来”,则去信应在报上有痕迹。查该报6月26日至8月26日之间的“语林”版,并无署名金克木之文,也没有跟“谈天杂录”相关的内容。如以信的见报为标

志,则刊出的信应在“谈天杂录续”暂结之后。果然,9月7日和9月8日的“语林”分两期刊发了《天上人间——谈天第一信》,署名正是金克木。

我很怀疑,这个《天上人间——谈天第一信》,可能就是金克木记忆中的“从天上掉下来的信”。不过,就文章内容看,这应该不是金克木首次给沙玄写信。文章开头说,“预定的给先生的回信还没有写,真是连‘抱歉’的话都无从写起了!”

中间又云,“到平后,好些天没有一定住处;接到先生来信时刚在东城找了一间房子,于是可以开始望星了”。

1932年冬,金克木离开北平,至山东德县师范教书谋生。“到平后”,应该是指他1933年夏天回到北平之后。既言“回信”,又报行踪,显然金克木在山东时即已与沙玄通信,并在以往的信件中言及自己即将去北平。或许可以由此推测,金克木看到沙玄6月份刊出的谈天文章,便写信去报社,请他继续谈下去。报社收到信后,即转给沙玄,沙玄便开始与金克木通信。

这里的疑问是,既然已有联系,为什么金克木这次的信不是直接发给沙玄,而是寄到了报社呢?“谈天第一信”刊出近两个月,11月2日和3日的“语林”上才发出沙玄的两篇文章,副标题分别是“谈天第二信”和“谈天第三信”,

也即回复金克木的“第一信”。原因是从七月半到十月半的报纸,沙玄都没有看到,10月底才因为替人查找旧稿,看到了金克木的“第一信”。“第一信”结尾,金克木虽给出了自己收信的寄转地址,却又说自己“不知能在北平住多久”,同时希望沙玄“给个通讯处,免得我要把无味的信占据语林的篇幅”。在“第三信”末,沙玄言:“我的地址也颇不一定,此后的行踪,怕正和陨星差不多呢!”两个行踪不定的人通信,大概只有报社这样一个相对可靠的中介之处了。当然,报纸的信息传递也只是相对可靠而已。沙玄两封信发出来,金克木做出反应,又是近两个月之后了。

1934年1月5日,金克木的复信以《观星谈》为题发出,编者这次没加谈天第几信的副标题。此后的天津《益世报》上,再也没有见过两人交流的文字。

后来,金克木还给天津《益世报》写过两篇天文相关的文章,分别是刊于1935年12月26日的《评〈宇宙壮观〉》和1936年11月26日的《对于“天文学名词”的刍荛之见》。前文介绍沙本一清著、陈遵妫编译的《宇宙壮观》,后者讨论翻译天文学名词的补充和统一。不过,这两篇文章已不是发在“语林”,而是“读书周刊”版面。

让人好奇的是,这位吸引金克木迷上天文的沙玄,到底是何方神圣呢?根据《译匠天缘》提供的线索,查到《秋之星》初版于1935年9月,此外再无更多信息。2009年,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重版此书,前冠陈四益之序,方知赵辜怀为赵宋庆笔名,这才慢慢理出头绪。

据跟其有直接交往的萧衡文章(《名列“复旦八怪”的奇才赵宋庆》),赵宋庆1903年生于丹徒(今江苏镇江)。六年私塾教育后,就读于南通甲种商校,后至上海的银行任职员。1925年秋,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系,聪颖而发奋,深为陈望道、刘大白等师辈赏识。毕业后以教书为主,但或作或辍,少有稳

唐寅是才子,笔下常有佳人。至于这佳人是秋香,大概率应该不是。唐寅的风流轶事,大多是当时苏州的说书人添油加醋编出来的。但唐寅确实爱女人,用怜香惜玉的心情去爱。

才子唐寅,时运不济,命运不怎么好。说他时运不济也不准确,因为性格决定命运,命运是性格的折射。依我看,才子一词,并不是完全的褒义。才艺与功夫,是两回事。才华大多靠天赋,而天赋能否最终有成就,靠的却是功夫。唐寅就是这类天赋异禀,相当有才华的人。他年幼时即聪颖过人,16岁夺得苏州头名秀才,轰动了整个苏州城。29岁考中第一名解元,人称“唐解元”,大有“手可摘星辰”的优越感,被称为“江南第一才子”。

相形之下,同为“明四家”的沈周和文徵明,很少被冠以“才子”的称谓。因为这两位老成持重,有才华,或许才华并不出众,但靠着日积月累的功夫,渐入佳境。尤其文徵明,小时候是个晚熟的“笨”小孩,但艺术愈来愈精,不仅高寿,成就还在于家族后世开枝散叶。

中国画常以“心性”论,心性是什么,很难说得清。总感觉,心里,应该包含“定力”的元素。才华高的人,往往缺乏定力,自恃才高,害了自己。佛家讲,有才而性缓,是为大才。得沉得下心,耐得住烦。绘画史上,最典型的莫过于董其昌。依据史料推断,这个人好像并不怎么善良,但很聪慧,对事物的判断力极强,又有定力,所以取得很高的成就。这便是心性在起作用。

中国文化受禅宗影响,很多人对顿悟的境界孜孜以求,其实参禅靠的也是功夫。在《射艺中之禅》这本书里,讲述了一个德国人向中国禅师学习射箭的故

事,只就如何正确地拉开一把弓,就练习了数年时间。前提是这学生的根器非常好,老师也很厉害。可见,顿悟背后的功力有多深。

回到唐寅,是个反面典型。当年,文徵明有两首诗形容唐寅的生活状态,其中一首《筒子畏》说:“落魄迂疏不事家,郎君性气属豪华。高楼大叫秋觞月,深樾微酣夜拥花……”

高楼买醉,夜宿秦淮,唐寅过着相当奢靡的生活。究其原因,天性是一方面,主要还是底气足。他自认为在京城殿试中考取进士,是有十足把握的,飞黄腾达指日可待。没成想,居然被牵连进科场舞弊案,落了个“天子震赫,召捕治狱”的下场。虽然没有身陷囹圄,但也铸成千古大错。往日明星般的人物,转眼成了“墙倒众人推,破鼓万人捶”的对象。精神打击之大,像是从扶摇直上的云端一下子栽进了烂泥塘里,从此一蹶不振。

好在当时苏州商品经济发达,无从入仕的唐寅,靠卖画生存倒也不难。所以,有很多迎合市场的作品诞生。这一点,也跟沈周、文徵明不同。

唐寅是相当懂女人的,曾画多幅美人图。美人望月,美人睡在芭蕉叶上……浪漫,甜美,惹人怜爱。看美人的五官,玲珑,精致,睡态有风韵。很多画家画不好女人,而唐寅,是深深懂得女人的风情的。衣袂飘飘,是才子的手笔。

这些美人图,一方面是迎合了市场的需求,一方面像是抒发自己的梦境。唐寅酒醉后,在他的“桃花庵”里,大梦一场。只有如此,才能放下现实中命运不济的愁苦。狂放恣肆的性情,突然抓住了自己内心狂乱、被异性吸引的瞬间。这是人间纯粹的情。

## 梦里秋香

胡烟

六月天头消消暑,一行鱼贯合成图。焉知用命如来意,扑面斜阳醉有无。

## 咏荷

积石

卓立瑶池染彩虹,翻身方外问炎风。琴心调笑好颜色,道破因缘七彩中。

佳期红日试流泉,感遇芙蓉笑比肩。放下虚名天地外,随风雨处不同年。



摇曳音尘隔岸游,铅华赏析碧空修。南无百度诚如此,要惯钟声心底留。



五堂春

崇公道长途押解 玉堂春沿路诉冤



玉堂春 (设色纸本) 朱刚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古人云:“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。”诚不我欺——前阵全家出门旅行10天,换了个陌生的环境,多了新的视角来观察孩子,我突然发现了娃不少隐藏的闪光点。比如平时总吐槽娃容易畏难,可他却能坚持走完十几公里的山路;总犯愁娃丢三落四,可他出门行李整理得井井有条……更值得一提的是,我也换了个新视角观察“孩子他爹”,内心偷偷大幅波动了好几次。

第一次受到触动,是在楠溪江的鹅卵石浅滩上玩耍。本是哥哥先去,爸爸跟随。妹妹在江边看了一会儿昆虫蠕动,叫我带她也去。鹅卵石高低不平,还很是硌脚,走起来踉踉跄跄。我紧紧拉着妹妹,一秒也不敢撒手,生怕她摔胶磕到膝盖。妹妹也手心冒汗,配合大

呼小叫。当我们艰难跋涉终于靠近了爸爸,爸爸瞟了一眼就说:“你俩把手松开,妹妹你自己走,学着保持平衡。”

我有些犹豫,妹妹更是哼哼唧唧不愿意,爸爸的态度却很坚决:“松开呢,妹妹你可以的。”我慢慢撒了手,妹妹颤巍巍摆好向前走的姿势,小心翼翼走了一步,两步……很快就找到了平衡,把我甩在后面,如履平地一般冲向哥哥。我甩着刚才因竭尽全力拉紧妹妹而酸痛的手臂,心下疑惑,“刚才妹妹是真的做不到?还是因为我坚持不放手,她才做不到?”

第二次受到触动,是第二天继续在那片浅滩上玩。走着走着,突然发现卵石堆里散落几块木板,上面有裸露的钉

子。我第一反应:“这里太不安全了,赶紧离开,扎到脚不得了。”爸爸却说:“没事,你们小心点,慢点走,看一步走一步。”安全回到宾馆,我心里还有些忐忑后怕,埋怨爸爸,爸爸却说:“你不可能每次都让他们远

## 爸爸向前一步

蒋璐

离各种可能的危险,只有让他们自己谨慎小心,学会识别危险,自己躲避危险。”

第三次受到触动,是爸爸带哥哥单独上庐山,早上9点出发,晚上6点才回到宾馆,其间联系爸爸,回复惜字如金——“娃今天不容易”“刚崩溃了,累哭了”。等我坐立不安终于迎回他俩,在娃脸上一点也

见不到疲惫沮丧,只有满满得意与兴奋。一问,上山下山,来回回走了将近18公里,且多为陡峭山路,而娃此前只好走徒步过8公里,路还相对好走。

我第一反应:“天哪,你怎么规划的路线呀,那肯定崩溃嘛!”爸爸不以为然:“这不是走下来了嘛,我心里有数,他可以的。”再问问娃,爸爸是怎么鼓励他坚持的。娃说,爸爸不怎么说鼓励的话,他有劲儿的时候,爸爸就走在后面跟随;他走不动的时候,爸爸就走在前面,让他“跟上”;他崩溃哭泣的时候,爸爸就默默坐在他旁边等他发泄完,再继续一起走。

佩服父子俩的同时,我也忍不住反思我们带娃的区别。我更谨小慎微,更希望把各种

危险提前规避扼杀,退让有余,推动不足。爸爸性格稳重的同时,带娃却更“激进”,在预判大体安全的情况下,更倾向于放手,推动娃经历适当的冒险,走出自己的舒适区。平时听朋友讲述家里带娃情形,很多也如此。

人说“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”,在育儿中大概可替换为“父母搭配 视角全面”。男女各有自己的思考模式,如果总是一人主导,就像困在茧房而不自知,难免偏颇。当下很多家庭都是妈妈育儿为主,其实爸爸向前一步,说不定豁然开朗,天宽地阔。

## 十日谈

新时代 新父母

责编:郭影

明日起 请看一组 《大自然的 气息》。



夜光杯